

黔东南传统工艺现代转化的协同设计研究

丁俊¹, 丁诗瑶²

(1.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苏州 215104; 2.广东工业大学, 广州 510006)

摘要: **目的** 以协同设计的方式调动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有利于黔东南传统工艺的可持续发展。**方法** 通过参与式观察法梳理黔东南传统工艺现代转化的既有路径,结合当前设计发展趋势和当地传统工艺的生存现状提出协同设计的思路。通过研究性访谈、设计实践的方式,反思协同设计介入当地传统工艺现代转化的路径与方法。**结论** 在既有设计路径下,当地传统工艺的现代化转化以商业价值为核心诉求;而协同设计重视利益相关者的意见,改变了传统设计以用户为中心的方式,实现了从产品驱动向问题驱动的转型,并最终实现了多重价值。对于黔东南传统工艺的现代化转化而言,实现协同设计的关键在于实施基础与实施方式两方面。前者包括以共享知识资源库为核心的工作平台和以社会创新矩阵为核心的工具包;后者包括以当地手艺人、潜在用户、设计师为核心的参与人群,以设计院校、当地文化机构和传统工艺工作站为核心的实施主体和以设计思维为核心的实施手段。

关键词: 传统工艺; 黔东南; 协同设计; 设计实践

中图分类号: TB4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20)24-0286-08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20.24.043

Co-design of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Southeast Guizhou's Traditional Craft

DING Jun¹, DING Shi-yao²

(1.Suzhou Art and Design Technology Institute, Suzhou 215104, China;

2.Guangdong Industry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It is beneficial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raft in southeast Guizhou, as it engages stakeholders by collaborative design.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the article analyzed the existing path of engaging traditional craft into the modern design process. Based on the design trend and the existing situation of local craft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proposed collaborative design. Through research interviews and design practice, it summarized the path and method of collaborative design intervening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traditional crafts. Under the existing design path,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traditional crafts takes commercial value as the core appeal; however, collaborative design pays attention to the opinions of stakeholders, changes the user-centered way of traditional design, realiz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product-driven to problem-driven, and finally realizes the realization of multiple values. For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rafts in southeast Guizhou, the key to realize collaborative design l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basis and implementation mode. The former one includes platform which centers on shared craft knowledge database and toolkit which includes social innovation matrix as a new path; while the later one includes the participants consisting of local craftsmen, potential users and designers, implementer consisting of design schools, local cultural institutes, and traditional craft workshop, and application method using design thinking as an effective approach.

KEY WORDS: traditional craft; southeast Guizhou; collaborative design; design practice

收稿日期: 2020-06-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场域、技艺及视觉: 蒙古族饮食器具造物语境研究”(16CG169); 江苏高校“青蓝工程”资助项目(苏教师[2018]12号)阶段性成果; 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设计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资助课题

作者简介: 丁俊(1982—), 男, 湖北人, 博士,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高级工艺美术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传统工艺及其转化设计。

黔东南地区在传统工艺现代转化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包括与大专院校合作开发传统工艺产品，举办黔南州文创设计大赛等。在这种背景下，苏州工艺美术院与黔东南及贵州相关政府部门自 2011 年便展开了一系列的合作活动^[1-3]，包括筹建黔东南苗族传统工艺博物馆、建设传统工艺贵州工作站、实施“创意贵州”等系列的主体设计项目，以及开展多种人才培养项目，如贵州传统工艺传承人学历班、贵州传统工艺（雷山）文化学院、贵州雷山传统工艺创新应用研修班、苗族非遗研创中心、国家艺术基金“苗族银饰工艺创新人才培养项目”等。基于此，笔者对黔东南地区的传统工艺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并参与了一些项目。根据观察发现设计介入该地区传统工艺现代转化的方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设计师给当地做设计；二是设计师产出设计方案并交予当地手艺人制作；三是由设计师给当地手艺人进行培训。然而，这些方式都具有一定局限性，设计都仅停留于表层的介入，无法深入当地社区。设计师在整个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当地手艺人处于失语状态。话语权的缺失，导致现有的设计介入难以与当地社会生活产生紧密联系。一旦政府不再主导，设计师退出合作，那么设计的介入将难以持续。因此，需要让当地手艺人跳出被动的外力介入，将当地传统工艺内化为自身的文化认同，以自发的行为持续传承和创新传统工艺。

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协同设计的思路开始介入传统工艺的现代化转化，比如湖南大学的“新通道”项目、四川美院的乡村振兴实践等。这些实践具有一定

的理念和方法的借鉴意义，但是其实施方式仍然较多地强调设计师的主导作用。并且，协同设计的具体实施方式还是一项有待澄清的议题。因此，本文探讨的核心议题是：如何针对黔东南地区的特点，以协同设计的方式介入当地传统工艺的现代化转化，从而使当地传统工艺具有可持续性。

1 民族地区传统工艺的相关研究综述

民族地区传统工艺的相关研究主要从传统工艺及其现代化两个方面展开。其中，学术关注的重点在于其现代化问题，主要体现在传统工艺文化的现代表述（闫玉、彭兆荣，2011 年）、手工技艺与现代设计的矛盾（钟蕾，2018 年）、产品创新开发（王亦敏、姜虹伶，2018 年）、产业化（任晓冬、穆柳梅，2018 年）等多个方面。黔东南民族传统工艺的相关代表性研究见表 1。

一方面，民族地区传统工艺与现代生活存在较难协调的问题。闫玉、彭兆荣（2011 年）提出，在旅游文化的影响下，民族地区传统手工技艺呈现展演化现象^[4]。对此问题，钟蕾（2018 年）提出了情感纽带的作用^[5]。然而经济利益的驱使很难让手艺人做出基于情感的选择。从易操作性上来看，传统工艺产品的开发和转化设计是当下的主流。王亦敏、姜虹伶（2018 年）探讨了民族地区民俗文创产品开发的思路^[6]。然而，这种方式也仅解决了传统工艺元素的现代运用问题。针对当地传统工艺的可持续发展是需要进一步解

表 1 黔东南民族传统工艺的相关代表性研究
Tab.1 Literature review on ethnic minority's traditional craft from Southeast Guizhou

类别	研究者	文献名称	研究结论	文献来源
传统工 艺及其 保护研 究	张建世 （2011 年）	《黔东南苗族传统银饰工艺变迁 及成因分析——以贵州台江塘龙 寨、雷山控拜村为例》	该传统工艺的不同变迁模式、佩戴习俗及 其他文化生态是促其变迁的动因	《民族研究》
	柏贵喜、陈文苑 （2017 年）	《南方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资源 及其基因图谱编制设想》	传统工艺基因图谱编制确保人们能科学 认识传统手工艺的产生、发展规律，能建 构科学有效的传承保护机制	《中南民族大 学学报》
传统工 艺现代 化研究	周真刚 （2013 年）	《贵州世居民族传统手工技艺的 保护及其产业化发展思考》	传统手工艺的传承断层和产品变异，应推 进民族传统手工艺的产业化	《西南民族大 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
	钟蕾 （2018 年）	《黔东南手工技艺“自洽衍变”之 现实与矛盾》	通过寻找新的情感触发契机弥合设计者 与传承人的认知矛盾	《贵州民族研 究》
	王亦敏、姜虹伶 （2018 年）	《黔东南传统民俗在文化创意产 品的研究》	探讨文创产品迎合新生活趋势的设计原 则，将传统民俗文化嵌于生活形态与共同 认知中	《贵州民族研 究》
	任晓冬、穆柳梅 （2018 年）	《ANT 视域下少数民族手工艺类 文化遗产产业化研究——以黔东 南丹寨县民族传统手工艺为例》	相关行动者，包括政府、专家学者、影视 传媒、互联网电商、黔东南村寨少数民族 绣娘、手工艺品购买者，共同构建了民族 手工艺产业化发展的行动者网络	《原生态民族 文化学刊》

决的问题。为此，社区的概念开始为人们关注。作为与传统工艺密切联系的非遗将社区作为重要概念。社区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重要术语，尊重社区和社区参与是非遗保护的基本前提^[7]。吕微（2018 年）提出社区是开放的，其中作为社区共同体的个体拥有自由的尊严与平等的权利，而不是“社区主义”的权威解释^[8]。基于这样的观念，传统手艺人只有具有平等话语权，才有利于其借助传统工艺形成一种自我建构的身份认同。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社区指当地传统手艺人的社区，不同于传统工艺进入城市社区的活动。

另一方面，设计学开始越来越关注社会问题。以设计的方式介入解决社会问题，即是社会创新^[9]（Social Innovation）。曼奇尼（2014 年）认为社会创新是一种能够实现社会目标的新想法^[10]。为了实现社会创新，应该重视合作、整合创新，依靠自身而非等级制度、政治、经济。曼奇尼（2016 年）还认为协同设计是社会创新的必然要求。黔东南地区传统工艺的现代化更应该被视为一种社会问题，强调突破传统工艺本体的局限，以社会创新的观念，导入协同设计的方式进行探索。然而目前协同设计更多体现为探索如何介入解决城市社会问题，而对于如何介入并解决少数民族地区传统工艺的现代化问题还是一个较新的领域，尤其是针对黔东南地区的具体语境，需要探索与其适应的路径与方法。

2 设计模式的转变

2.1 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结合的主要模式

如何与现代设计结合是目前传统工艺现代化转

实践的关键问题之一。在黔东南相应的设计实践过程中，存在由设计师单独进行传统工艺元素的转化设计，以及由手艺人按照设计师的设计进行制作两种主要模式。这两种模式中，手艺人都处于执行者的角色，他们无法将自己对于传统工艺的理解甚至情感因素融入到设计之中。设计师关注的重点在于传统工艺中出现的符号元素和形态特征，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商业价值。而且由于设计师很难在较短时间深刻理解传统工艺，因而常以较为表征化的方式再现传统工艺元素。相对而言，如果由设计师和手艺人平等的状态下共同设计，将更好地保留传统工艺的在地原真性。最终设计师和手艺人的共同参与设计将成为第三种模式。然而是否需要多个利益相关方进入设计阶段，是否并不局限于设计师和手艺人双方？并且如何协调设计师和手艺人的认知偏差，并设计一套双方都能理解的对话机制也是一个挑战。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结合的三种模式见表 2。

根据多年来参与“创意贵州”的设计项目经验，总结了基于设计师主导的设计路径，主要包括前期研究、主题转化和项目设计三个阶段。整个设计过程中，设计师负责组织实施项目的运作。首先，从前期研究开始，由研究者对黔东南当地传统工艺进行调研，撰写研究报告，并以此作为设计决策的依据。其次，在主题转化阶段主要对传统工艺或图案进行分析，并将其转化成符合现代审美和适合量产的形态，同时研究其在现代设计中的转化运用。最后，针对具体的项目进行设计，比如可以融入到文创产品、室内空间、外部景观等多个方面。黔东南传统工艺现代化设计的既有路径见表 3。

表 2 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结合的三种模式
Tab.2 Three typical paradigms of combining traditional craft with modern design

合作模式	优势	问题	工作重点
设计师用相关元素进行转化设计	容易衔接	脱离工艺，仅做表面形式	相关工艺研究
设计师出设计，手艺人制作	方便执行	认知矛盾激发沟通障碍	合作方式
设计师和手艺人共同设计	在地性强	手艺人缺乏知识储备	协同设计工具包

表 3 黔东南传统工艺现代化设计的既有路径
Tab.3 Existing design path of traditional craft's innovation of Southeast Guizhou

设计流程	实施方法	阶段任务	实施内容
前期研究	文献研究、问询访谈、问卷调查	研究报告、前期策划	地理环境、历史文化、民俗文化（苗年、鼓藏节、传说故事等）、制作工艺（银饰、织锦、苗绣、吊脚楼等）、图案特征
主题转化	文化导入、工艺研究、形态研究	文化、工艺、形态转化及运用	文化表征、工艺创新、图案推演
项目设计	通过研究开展设计	设计表达、样品测试、成品实施	黔东南特色文化品牌策划、民族服饰、民族主题文创产品、民族生活馆、工艺博物馆、传统村落改造、特色景观设计

传统设计模式和协同设计模式在项目出发点和设计路径上具有较大差异。第一，项目设计的出发点主要体现在行为主体的诉求上，因而体现相异性。在设计师主导的模式下，设计的出发点是设计师在当地寻找到的设计机会，或者满足相关企业的设计要求。而协同设计的模式则是为当地传统工艺从业者或经营者赋能，并通过与设计师合作，或者融入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协助以寻找设计机会。第二，设计路径上，传统模式涉及到的人员构成相对单一，并且较少关系到设计之外的协调和互动，因而项目执行力较高。而协同设计的模式牵涉到较多的利益相关人，设计过程较难协调，设计推进相对缓慢。

2.2 协同设计的介入

协同设计 (Co-design) 使得设计从以用户为中心转移到以协同设计为主的方式上^[11]。该设计方式改变了以往设计师、研究者和用户之间的关系，同时使得设计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设计开始成为一种集体的，而非设计师的“个人英雄式”的创造。协同设计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来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北欧的参与式设计 (Participatory Design, PD)^[12]。并且，西方长久以来具有公众参与设计的传统。比如 20 世纪 70 年代，在建筑设计领域，亚历山大就提出了建筑的模式语言^[13]。在这种模式下完成彻底的公众参与，普通人也可以进行设计。然而，这个过程并不是要取消设计师，而是促使设计师的角色发生改变。在公众参与式的设计过程中，设计师更像是一个协调人和组织者，引导参与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相应的，传统工匠也可以被理解为风土建筑艺人 (Vernacular Craftsman)，需要按照模式语言的引导，使其创造适合现代生活需要的作品。这种模式既遵循

现代理性的普世价值，同时也承载传统工艺的内在精髓。设计模式的演化见表 4。

从设计模式的转变可以看出，存在从产品为导向到以问题为导向的转变过程，呈现出产品驱动和目的驱动的类型特征。产品导向型和目的导向型的设计状态的比较见表 5。传统的设计方式以产品和用户为核心，而协同设计的目的是为了人们的需要而设计。正是基于目的导向，协同设计更为灵活，可以让多个领域的相关者参与进来。这一点，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模式可以为协同设计所借鉴。正如维克多·马格林 (2002 年) 所指出的，社会工作理论的核心是生态视角，即以系统的方式进行评估，包括个体、家庭、团体、组织、社区等多个层面及环境中客户与之互动的场域^[14]。此外，产品驱动的设计方式使得学科边界非常清晰，每一个学科都倾向于从自己的角度去解决问题。然而随着人类面临的问题日益复杂，单一学科已经难以胜任复杂问题的解决。黔东南传统工艺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正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并不是传统的产品导向型设计所能解决的，需要多个学科介入以利于问题的解决。

3 协同设计介入黔东南传统工艺的现代化转化

3.1 协同设计介入黔东南传统工艺现代化转化的实施基础

3.1.1 服务于当地传统工艺的协同设计工作平台

基于对当地手工艺人和设计师的知识结构的观察发现，知识共享平台的建设具有必要性。虽然协同设计的介入能够为当地手艺人赋能，从而使其对传统工艺的现代化转化具有内在的驱动力，但是这个群体往往

表 4 设计模式的演化
Tab.4 Evolution of design patterns

名称	出现时间	特征
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	1940 年	用户产品的设计与开发
参与式设计	1970 年	用户在早期设计阶段提供专门知识参与构思和概念化活动
交互设计	1980s 晚期	建构人与产品及服务之间的关联
服务设计	2006 年	整合视觉传统、信息设计及交互设计
转化式设计	2006 年	以参与式设计为基础，整合了以用户为中心的方法，以传统的设计技巧为基础，力求达成经济和社会的目的，采用设计的路径确保多种学科和人员合作
协同设计	2000 年	整合利益相关者参与设计过程

表 5 产品导向型和目的导向型的设计状态的比较
Tab.5 Comparison of design patterns between product and objective orientation

类型	基本特征	设计内容
产品驱动	明确的学科界限划分，以学科为基础解决问题	视觉传达设计、室内空间设计、产品设计、信息设计、建筑规划等
目的驱动	学科边界模糊，以问题为导向，以人的需求和目的为基本目标	情感的设计、体验的设计、交互的设计、可持续的设计、服务的设计等

缺乏现代转化设计的基础知识。根据调研发现,对于当地手艺人而言,他们比较擅长的是传统工艺的流程和典型的传统样式,但对于现代设计缺乏系统知识。这使得一些坚持传统工艺流程和样式特征的手艺人较难在市场中具有竞争力。一些较为偏远的村寨保留着较为传统的制作方式,其题材和方法都具有较好的地域原真性。另一些离旅游区较近的村寨则在与游客互动的过程中,在题材上开始迎合市场趣味。然而村寨中的小型作坊又无法与大型、产业化的工艺品生产企业竞争。在同行业相互模仿借鉴的情况下,产品呈现雷同化的倾向。对此,建设一个协同设计工作平台,能够服务于传统工艺的流程和题材样式的创新开发:确保工艺流程的规范化,降低其成本;题材样式上,让当地手艺人学会如何进行转化设计,使其不仅不局限于旧有的传统,而且满足现代社会需求。

具体而言,这个平台将协同设计所需要的基础知识共享出来,形成多方参与人员的对话基础。针对黔东南地区传统工艺丰富的现实,需要根据不同的工艺门类进行整理。根据笔者所在学校多年来介入当地设计的积累,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原始资料库。目前,苏州工艺美院已经对当地的传统工艺、民俗文化、建筑遗产等方面进行了调研。包括对雷山县控拜村、格头村等传统村落进行测绘和调研,编制了黔东南在地传统工艺品牌系列策划书,出版了《苗疆圣地、和美雷山》,拍摄制作了《中国·雷山》《雷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等专题片。随着合作的深入,相应的研究将更加系统和完善。

然而,共享知识资源库是一项系统工程,包含多方知识结构的汇集。尤其是传统工艺往往具有较强的隐性知识特性^[15]。隐性知识需要通过动手操作,不断练习才能掌握^[16](Michael Polanyi, 1966 年)。黔东南地区的传统工艺大部分都依靠师徒、家族传授的方式传承,这种传承方式需要学习者花费大量的时间反复练习、逐步体会,才能了熟于心。此时要求设计师花费大量时间去学习传统工艺,逐渐领会其中的隐性知识不太现实。针对协同设计而言,可以加强前期研究,将其归纳为一套范式,使其成为容易传播的显性知识。隐性知识的显性化使得设计师能够较好地理解传统工艺。设计研究者则可以开发出一些设计工具包,使得传统手艺人能够方便理解,使其在前期方案设计阶段就可以顺利地参与讨论。

根据对黔东南地区传统工艺多年的调研和针对当地艺人的培训,将知识类型归纳为非遗知识、设计知识、市场知识三种类型。其中,非遗知识方面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对当地从人文风俗到传统工艺的多个方面进行积累。设计知识和市场知识属于显性知识,并且具有较为成熟的体系,对其予以整理即可。在呈现方式上,黔东南传统工艺及图案数据库、设计资料集、市场研究报告等多种资源可以借助网络平台

的方式共享。形成针对当地利益相关群体、半开放获取的资源库。在实施主体上,由于该项工程需要花费较大精力进行调研、测绘、整理等工作,所以可以委托大专院校组织实施。共享知识资源库见表 6。

3.1.2 立足于当地手艺人的协同设计工具包

对于黔东南传统工艺而言,让手艺人参与设计过程需要开发一套模式语言,即协同设计工具包(Toolkit)。它能够让手艺人跨越现代设计知识与技能的隔阂,简单快速掌握并进而主动参与设计过程。目前,针对协同设计的工具比较多元,常见的包括故事板、头脑风暴、商业画布、用户旅程、利益相关者分析等形式。这些工具经过多年的使用,已经相对成熟。并且在一些设计方法与策略的出版物中都有详细介绍,比如《设计方法与策略》(代尔夫特理工学院,2013 年)和《通用设计方法》(汉宁顿、马丁,2012 年)等。以此为基础,结合黔东南传统工艺创新的协同设计工作坊的实践,可以提炼出更具针对性的工具和方法。

近几年来,社会创新路径矩阵(Social Innovation Pathway Matrix)是被很多设计师和社会创新者使用的方式。它在介入范围上实现了从单一的设计介入到系统创新和社会、文化与经济的转型;而在专业领域上体现了从单一个体到跨学科小组和跨部门/团体伙伴关系的转型。社会创新矩阵并不满足于停留在设计本体的范畴(关注美学和功能),而更像一个设计介入社会创新的路线框架,方便将当前的工作放入矩阵中,分析其内容(信息、数据、知识等)、类型、关联度,以指导设计的发展过程。针对黔东南传统工艺的现代化转化,也存在从单纯的设计师视角过渡到系统创新的设计矩阵。具体体现为以下维度:(1)从现代

表 6 共享知识资源库
Tab.6 Shared knowledge data

知识类型	工艺类型	具体内容
非遗知识	建筑技艺	吊脚楼制作技艺□
	造物技艺	银饰、苗绣、织锦、芦笙、服饰等制作技艺□
	表演艺术	芦笙舞、苗族飞歌□
	文化习俗	苗年、鼓藏节△
	文化传说	蝴蝶妈妈△
	传统图案	几何纹、花卉纹、鸟纹、鱼纹、云勾纹、蛙纹、飞蛾纹、飞龙纹、葫芦纹、太阳纹、月亮纹、铜鼓纹等△
设计知识	形态	形体、色彩、质地△
	结构	结构关系△
	材料	材料性能与表现力△
市场知识	品牌	品牌策划、品牌执行等△
	营销	销路设计、成本核算等△

注:□为隐性知识,△为显性知识

产品中如何运用黔东南传统工艺及图案入手(独立设计);(2)与当地传统手艺人合作,改变传统工艺的表达方式(系统创新);(3)聘请社会名人推动公众关注黔东南传统工艺所传达的文化价值(文化转型);(4)将黔东南传统工艺的现代转化设计整合到设计院校,使其具备不断创新的过程实施(需要团队的系统创新);(5)跨部门,打造一个协同创新平台,将黔东南传统工艺和现代文创设计资源整合,形成产业链的培育(需要跨部门的系统创新);(6)从单一的设计院校和协同创新平台整合资源到构建大众认同、当地艺人自觉的黔东南传统工艺创新设计的社会网络(由跨学科团队推动的文化转型)。黔东南传统工艺社会创新矩阵见图 1。

另外,视觉化手段(Visualization)是协同设计的重要基础^[17]。根据对黔东南村寨的调研发现,当地手艺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对于设计师而言,视觉化的呈现方式不存在较大障碍,而对于村寨艺人,以及潜在的消费者等群体而言是存在一定的视觉化表现障碍的。因此,在协同设计过程中可以安排助教,将其在讨论过程中的想法予以视觉化呈现。作为协同设计工具的特征,视觉呈现的方式,能够摆脱抽象的描述,更好地促进小组成员之间的交流和思维的激发。

3.2 协同设计介入黔东南传统工艺现代转化的实施方式

3.2.1 参与人群

在黔东南传统工艺的现代转化实践中,利益相关者群体是需要首先界定的问题。不同于以设计师为主导的传统设计模式,协同设计由于关系到多方利益相关者,在组织协调方面存在一定的挑战性。目前,协

同设计在产品开发和社会创新方面存在较多实践,而针对黔东南这种具有较强民族性和在地特征的协同设计还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参考。对此,借鉴了传统的设计路径(见表 3),并以此为基础融入利益相关者参与设计阶段。在路径规划中,协同设计并不适合运用在每一个步骤。在前期研究阶段,涉及到大量的调研和资料整理工作,主要还是交由研究者完成。主题转化和项目设计阶段由于需要确定设计策略,并且进行创意构思,所以适合利益相关者介入。由于经过了较为周密的前期研究,协同设计过程中的协商和博弈过程也有据可依,讨论作出的设计决策也相对合理化。

确定参与人群是较难把握而又关键的步骤。参与人的背景、动机、相关度等因素决定了其参与的意愿、程度和协同设计的效果。在黔东南传统工艺现代转化的协同设计中,主要涉及到当地手艺人、潜在用户、设计师三类核心参与者。第一,设计师在其中扮演着协调者和组织者的角色,贯穿协同设计的过程始终。第二,当地手艺人扮演着关键的行动者角色。然而他们并不都具有较强的参与意愿,往往是那些获得过较多荣誉和政府认可的传承人才具有较高的参与意愿。由于其身份认同程度较高,所以加入协同设计工作坊并发表意见也是对其价值的肯定。而一些传承人的示范效应则会带动其他手艺人的参与积极性。第三,潜在用户对当地传统工艺现代转化设计的效果具有决定意义。潜在用户的选择基本分为线下市场(当地市场、外部市场)和线上市场两个领域的用户。在面向客户群体进行用户地图勾画之后,设计师可以组织实施用户调研,了解相关的市场需求,并以此为基础邀请用户代表加入协同设计小组。除此之外,其他参与人员还包括当地传统工艺及文化研究人员、当地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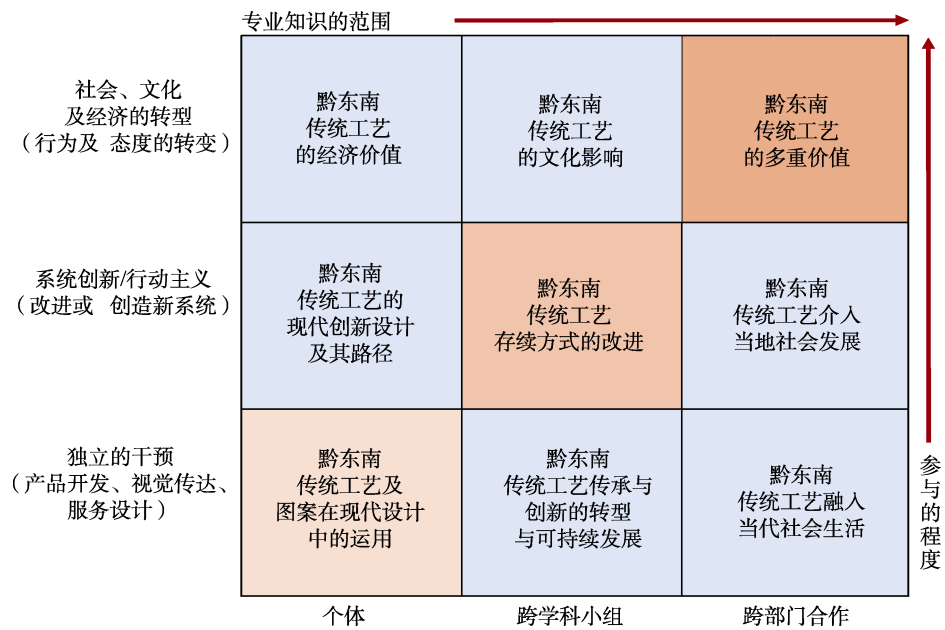


图 1 黔东南传统工艺社会创新矩阵

Fig.1 Traditional craft social innovation matrix of southeast Guizhou

制定者、社会公益事业者等。让他们在策略阶段参与讨论，并提供支持。针对不同阶段邀请利益相关者进行设计研讨，使设计具有针对性，同时增加协同设计的执行效率。相应的，不同人群由于其价值诉求的差异，导致其参与方式和程度也不同。占晓芳（2017 年）基于相关调研，提出了传统工艺可持续发展的五个价值理论，包括环境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在地文化价值、精神价值^[18]。基于该理论对传统工艺可持续发展的强调，所以对于黔东南地区的传统工艺而言具有借鉴意义。根据对工作坊参与群体的访谈发现，不同群体的价值诉求是不一致的，并基本符合此五个价值理论所罗列的方向。参与人群及其价值诉求分析见表 7，参与人群分析见图 2。

3.2.2 实施主体

目前，黔东南传统工艺现代转化的协同设计目前主要以培训的方式展开。显然，开展协同设计过程中所需要的时间进度、资金渠道等外部保障因素都取决于实施主体。Neumeier S（2016 年）在开展乡村发展的社会创新研究中陈述了保证村民参与的六个关键因素，包括参与者的承诺（承诺来自于不同的动机，但是参与的强度和连续性至关重要）、参与者的能力、组织结构（对于确保协调流程和沟通非常重要）、功能概念（目标和措施的定义，以提供共同的愿景并激励参与者）、接受与合作的氛围（行动者应遵循的原则、时间进度，以及愿意公平和建设性地合作的氛围）、财政保障^[19]。通过对黔东南传统工艺现代转化现状的观察发现，目前培训是最容易开展的项目。这种项目能够基本满足上述六个因素。然而通过以往对驻地培训的观察发现，参与者的承诺和接受与合作的氛围是最难保障的。当地村民的职业属性和价值认同往往使其忽略了其在协同设计中的主体地位。甚至在培训过程中会经常出现借故琐事而中断培训的情形。因此，对于传统工艺创新工作坊而言，需要首先确定是以学院培训还是驻村培训的方式开展。如果是学院培训，则容易形成可控性。如果是驻地培训，则更适合灵活性强，甚至松散、长期规划的工作坊。并且驻地工作坊有利于让黔东南手艺人 在其熟悉的语境下，更好地参与传统工艺的创新设计。协同设计的实施主体与内容见表 8。

3.2.3 实施手段

设计思维是实施协同设计工作坊的有效方式。在工作坊中，设计师、手艺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在短时间内共同商讨设计决策，依据一定的设计构思过程开展工作。针对社会创新的设计思维，基本包括三个相互重叠的步骤：灵感（强调社区需要和定义问题）、构思（构思并定义原型）、执行（创建、测试和“激活”多个迭代后的原型）^[20]。虽然不同的机构对设计思维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都涉及到创意思维、设计构思、原型测试这样循环迭代而非线性的过

程。在对设计思维的讨论中，斯坦福大学和 IDEO 的探索受到学术界较多关注。其设计思维基本被划分为五个步骤，分别是同理心、需求定义、创意动脑、制作原型、实际测试，这实际上和上述三个步骤的设计思维是类似的。设计思维结合生成式的设计(Generative Design)^[21]工具，最终让黔东南手艺人能够自主决策，并实现为当地手艺人赋能，使其成为行动主体的目标。在设计方式上，曼奇尼（2010 年）提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混合式三种方式^[22]。对于黔东南当地的社会组织结构而言，显然第三种方式最适合，即民间和政府层面结合，并形成两者联动的良性关系。

表 7 参与人群及其价值诉求分析
Tab.7 Analysis of participants and their value direction

人员	价值诉求	参与方式	参与程度
手艺人	精神价值、在地文化价值、经济价值	实践者	核心层
设计师	经济价值	协调者	核心层
潜在客户	在地文化价值、精神价值	提供信息者	中间层
政策制定者	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环境价值	提供信息者	外围层
传统工艺爱好者	精神价值、社会价值	受影响者	外围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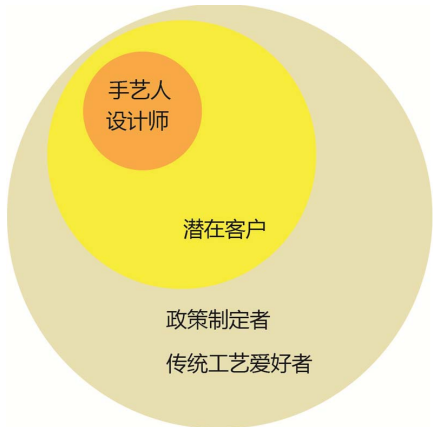


图 2 参与人群分析
Fig.2 Analysis of participants

表 8 协同设计的实施主体与内容
Tab.8 Implementer and content of collaborative design

工作坊类型	实施主体	实施内容
院校工作坊	设计院校（苏州工艺美院、贵州当地院校等）	现代设计的训练、品牌的培育
驻地工作坊	黔东南县市文化馆、村寨文化活动室	民俗文化与现代设计的结合
	凯里博物馆、雷山县苗族银饰刺绣博物馆	传统工艺、图案的创新
	传统工艺贵州工作站	跟踪回访与效果评估

4 结语

协同设计符合黔东南地区传统工艺现代转化的现实需要。在以旅游产品为导向的设计路径下,当地的传统工艺呈现出价值断裂和原真性缺失的问题,并导致当地手工艺人的价值认同发生偏移。为此,以协同设计整合多方资源,为黔东南传统工艺的现代化转化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设计实践发现,协同设计的开展有赖于基础工作的开展,包括定义问题、搭建协同设计工作平台和构建协同设计工具包;其实现方式有赖于包括多个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人群、体现为院校和驻地工作坊的实施主体、以设计思维为核心的实施手段等方面。

值得指出的是,在黔东南地区开展传统工艺现代化转化的协同设计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怎样吸引优秀设计师参与、产权如何界定,以及传统工艺如何介入并活化当地社区,这些都是值得未来继续探讨的议题。

参考文献:

- [1] 苏雁. 传统手工艺助力乡村振兴[N]. 光明日报, 2018-07-11(07).
SU Yan.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Help Revitalize Rural Areas[N]. Guangming Daily, 2018-07-11(07).
- [2]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贵州雷山传统工艺创新应用研修班开班仪式成功举办[EB/OL]. (2018-05-21) [2020-06-01]. <https://www.szwzjg.com/news/550.html>.
Suzhou Art and Design Technology Institute. Guizhou Leishan Traditional Craft Innovation Application Training Class Ceremony was Successfully Held[EB/OL]. (2018-05-21) [2020-06-01]. <https://www.szwzjg.com/news/550.html>.
- [3] 周静. 协作开展职教扶贫 研发创新传统工艺[N]. 贵州日报, 2017-05-12(05).
ZHOU Jing. Cooper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Traditional Technology[N]. Guizhou Daily, 2017-05-12(05).
- [4] 闫玉, 彭兆荣. 传统手工艺文化的现代表述——以黔东南苗族银饰锻制手工艺为例[J]. 贵州民族研究, 2011, 32(3): 72-77.
YAN Yu, PENG Zhao-rong. Modern Expression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Miao Nationality's Silver Jewelry Forging Handicraft in Southeast Guizhou Province[J]. Guizhou Nationality Research, 2011, 32(3): 72-77.
- [5] 钟蕾. 黔东南手工艺“自洽衍变”之现实与矛盾[J]. 贵州民族研究, 2018, 39(2): 92-97.
ZHONG Lei. The Reality and Contradiction of “Self-consistent Evolution” of Handcraft in Southeast Guizhou[J].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08, 39(2): 92-97.
- [6] 王亦敏, 姜虹伶. 黔东南传统民俗在文化创意产品的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 2018, 39(6): 112-116.
WANG Yi-min, JIANG Hong-ling.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of Traditional Folk Customs in Southeast Guizhou[J]. Guizhou Nationality Research, 2018, 39(6): 112-116.
- [7] 巴莫曲布嫫. 从语词层面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基于《公约》“两个中文本”的分析[J]. 民族艺术, 2015(6): 63-71.
BA Moqu-bumo. Understand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Lexical Level: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Two Chinese Texts” of the Convention[J]. National Art, 2015(6): 63-71.
- [8] 吕微. 反对社区主义——也从语词层面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J]. 西北民族研究, 2018(2): 24-32.
LYU Wei. Opposing Communitarianism: also Understand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Lexical Level[J]. Northwest Ethnic Studies, 2018(2): 24-32.
- [9] 季铁. 社区研究与社会创新设计[M]. 湖南: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7.
JI Tie. Community Research and Social Innovation Design[M]. Hunan: Hunan University Press, 2017.
- [10] 马谨, 姜永琪. 新兴实践: 设计的专业、价值与途径[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
MA Jin, LOU Yong-qi. Emerging Practice: Design Profession, Value and Approach[M]. Beijing: China Building Industry Press, 2014.
- [11] SANDERS B N, STAPPERS P J. Co-Creation and the New Landscapes of Design[J]. Codesign, 2008(4): 5-18.
- [12] DRAIN A, SHEKAR A, GRIGG N. Insights, Solutions and Empowerment: a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Participatory Design[J]. Codesign, 2018(11): 1-21.
- [13] 卢健松, 彭丽谦, 刘沛. 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的建筑理论及其自组织思想[J]. 建筑师, 2014(5): 44-51.
LU Jian-song, PENG Li-qian, LIU Pei. Architectural Theory and Self-organization Thought of Christopher Alexander[J]. Architects, 2014(5): 44-51.
- [14] MARGOLIN V, MARGOLIN S. A “Social Model” of Design: Issues of Practice and Research[J]. Design Issues, 2002, 18(4): 24-30.
- [15] 张朵朵. 隐性知识: 传统手工艺设计创新研究的微观视角[J]. 装饰, 2015(6): 117-119.
ZHANG Duo-duo. Tacit Knowledge: Micro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 Design Innovation Research[J]. Decoration, 2015(6): 117-119.
- [16] POLANYI M. The Tacit Dimension[M]. Gloucester, Ma: Peter Smith, 1966.
- [17] SANDERS E, WESTERLUND B. Experiencing, Exploring and Experimenting in and with Co-design Spaces[J]. Nordes. 2011, 31(4): 1-5.
- [18] ZHAN X F, WALKER S. Value Direction: Moving Crafts toward Sustainabil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hina[J]. Sustainability, 2018, 10(4): 1252.
- [19] NEUMEIER S. Social Innovation in Rural Development: Identifying the Key Factors of Success[J]. Geographical Journal, 2016, 183(1): 34-46.
- [20] BROWN T, WYATT J. Design Thinking for Social Innovation[J]. Development Outreach, 2010, 12(1): 29-43.
- [21] SANDERS B N. Generative Tools for Co-designing[M]. Collaborative Design, 2000.
- [22] MANZINI E, 郑慧. 公共服务与协作型公众: 社会创新和设计如何改变公共服务[J]. 创意与设计, 2011(5): 4-7.
MANZINI E, ZHENG Hui. Public Service and Collaborative Public: How Social Innovation and Design Change Public Service[J]. Creativity and Design, 2011(5): 4-7.